



【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

【明青花(上)】

A COLLECTION OF CHINA'S CERAMICS GEMS

UNDERGLAZE BLUE PORCELAIN OF MING DYNASTY

社

2979

42

727

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明青花(上)

顧問 汪慶正

著者 陸明華
責任編輯 戎鴻傑
裝幀設計 陸全根
出版發行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地 址 長樂路672弄33號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制 版 上海麗佳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1/16 印張 1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322-2099-0/J·1979
定 價 10.00 元

明青花(上)

UNDERGLAZE
BLUE PORCELAIN
OF MING DYNASTY
(FIRST HALF)

陸明華



1 青花桃竹紋梅瓶 明 永樂

明代的景德鎮青花瓷器是中國古代青花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受世人喜愛的作品之一。

明代共歷十七朝，在這十七朝中，除了建文、洪熙、泰昌三朝的作品目前尚無法考證外，其餘數朝均有瓷器傳世和地下文物出土。在這些傳世及出土實物中，青花瓷器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本集要敘述的是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各朝青花瓷器的有關燒造情況及其藝術特點。

元末農民戰爭中，朱元璋掃滅羣雄，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起一個朱明王朝。明朝立國之初，即在已有良好燒造基礎的景德鎮建立了官窯，專門燒造供皇家欣賞、使用的瓷器。青花瓷器便是其中的一個品種。

洪武官窯青花瓷傳世較少，所見多為碗類，還有少量大盤、菱口盞托、梅瓶、執壺、大罐等。碗類多為墩子式，內外繪纏枝蓮、牡丹、扁菊紋等。有大小兩種規格，大者高16—16.5厘米，口徑41—42厘米。這種大器見於景德鎮珠山明代御器廠出土實物，傳世極少。傳世品中，還有一種梅瓶，外繪雲龍紋，肩部有“春壽”兩字，這種梅瓶，傳世僅見三件，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館，一件藏於私人手中，另一件藏於日本大阪東洋陶瓷美術館，這三件作品，作者均曾上手細觀，製作都十分精美，

是洪武青花中的上品。

衆所周知，青花瓷器是一種白地藍花瓷器，是釉下彩，以氧化鈷為呈色劑，經高溫燒造，白地藍花的特點應該是白色釉地、藍色的花紋，如果不經細看，幾乎所有的青花都是這同一色澤，但歷代燒造的青花瓷的藍色出入頗大，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變化。元代晚期，景德鎮燒造了大批成熟的青花瓷器，它們的色調是藍色，猶如藍寶石色調。但明初洪武的青花瓷，所見的大都是藍中見黑的色澤。到了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官窯青花瓷又普遍呈現出寶石藍色。所以，過去的研究者一直認為，元青花和永樂、宣德青花是採用進口青料——蘇麻離青繪彩，這種原料產於何地尚未知曉，或謂南洋，或謂波斯，不少人傾向於後者，但近來有學者從地質學角度對其研究，

已否定了此說。近年來，有關單位對景德鎮出土的元代、洪武、永樂、宣德青花作了測試，得出了元、洪武、永樂青花都採用進口青料的結論，糾正了過去洪武青花用國產青料的說法。說明洪武青花的藍黑呈色並不完全是青花料的緣故。所以，觀賞一件洪武青花瓷器，我們不能祇從青花料的發色這一點上去考慮，而是要從這一朝產品的稀少這一方面去瞭解，洪武朝有大量的釉裏紅瓷器，傳世及出土都有，均屬名貴的釉下彩瓷，但由於數量大大多於青花，因而青花瓷器顯得格外名貴。

從產品造型來看，洪武青花瓷還顯得有些粗重厚實，製作尚未脫盡元青花的粗獷風格，但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格，經過幾十年的燒造後，到永樂朝時，景德鎮官窯青花瓷的製作進入了

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近十幾年來，景德鎮珠山明代御器廠舊址發現了不少窯場堆積，出土了大量的瓷片標本，其中有不少洪武青花及其他品種。經過復原，發現有些器物是傳世品中所沒有的，如玉壺春式執壺，器身繪竹石、芭蕉或松竹梅，也有的繪纏枝扁菊紋，傳世品中的玉壺春式青花壺，無蓋、無把手。還有一種纏枝四季花蓮子淺碗也是僅見於出土實物，而花卉紋菱口折沿杯托，極難見到，常見均為釉裏紅器。景德鎮御廠舊址不僅有青花杯托，還發現了與之配套的纏枝靈芝紋直口杯，這種杯高4.3厘米，口徑9.2厘米，傳世未見。至於各式大盤，窯場內出土品種更多，但傳世品中通常能見到的很少，如香港葛氏天民樓基金會藏有的一件折枝茶花紋菱口大盤，是所見傳世洪武青



2 青花葡萄紋盤 明 永樂



3 青花梵文盤座
明 永樂

花瓷中十分重要的珍品。此外，出土青花大盤中，還有湖石四季花卉紋折沿盤、芙蓉紋折沿盤、六出開光湖石芝竹紋折沿盤、八出開光牡丹紋菱口折沿盤、錦地垂雲蓮紋折沿盤、折枝菊紋折沿盤、湖石牡丹紋花口折沿盤、纏枝蓮紋菱口折沿盤、纏枝蓮紋折沿盤、石榴花紋花口折沿盤、牡丹紋花口折沿盤等，這些盤，最大的直徑為59厘米，最小的直徑也在30厘米以上，其中直徑為45—48厘米的最多。這說明了洪武景德鎮官窯的青花瓷燒造量是很大的，過去認為洪武青花燒造很少的結論是因為傳世作品稀少，但這些出土實物卻證明了當時的燒造規模。

到了永樂和宣德時期，景德鎮官窯青花瓷器的燒造，進入了一個全盛時代，這一時期被譽為中國青花瓷器製作的“黃金時代”。

明惠帝建文四年，朱棣奪取了皇位，這就是永樂皇帝。這一年，皇家命令在景德鎮建立御器廠，代替了洪武二年官方建立的陶廠，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御器燒造。這時期的產品品種比洪武時更有增多，但主要的品種有兩種，一種為甜白瓷，另一種就是青花瓷。

在今日的古陶瓷研究、尤其是鑒賞領域，人們最重視、最歡迎的作品是明早期永樂、宣德的景德鎮官窯作品，

有人甚至把元、明、清景德鎮瓷器中的佳作，尤其是永樂、宣德朝的青花瓷名品同西方一些傑出的古典美術作品相提並論，儘管它們屬於兩個不同的藝術體系，具有不同的藝術風格。但在歷史上，永樂、宣德青花卻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直到現在，永宣官窯青花瓷仍然是人們搜求的重要目標，而其售價則更與過去無法相比，有的作品曾一度創造過中國古美術品售價的最高記錄。

永樂、宣德官窯青花瓷器的卓著名聲，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以其胎質、釉層的精細肥厚、青花色澤的濃艷、紋飾多樣、線條優美和造型豐富等多方



4

4 青花纏枝花卉紋碗 明 永樂

5 青花雲龍紋洗 明 永樂

面特徵構成的。由於永、宣青花的精美無比，被世人譽為中國青花瓷器燒造的“黃金時代”。而這個“黃金時代”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元青花、洪武青花的燒造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永樂初期，剛剛上臺不久的新皇帝就派遣以太監為首的督陶官，前往景德鎮御器廠監督燒造瓷器，以補充宮廷的需要。由於洪武年間官窯已開展了較大規模的燒造，也出現了許多精美作品，因而永樂年間的官瓷燒造更是精益求精，從青花瓷器看，永樂青花與洪武青花相比，更趨成熟，作品從洪武朝的素樸雄渾不斷地朝着精美典雅風格演變。這種演變體現在諸多方面，其中青花的呈色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元青花的成功燒造首先也是體現在青花色澤上，從世界上的收藏和景德鎮出土實物看，成熟的元青花紋色澤深藍，略帶暈散，觀之賞心悅目，但洪武青花中的一些傳世作品，大多數達不到這種水平，不是偏灰就是偏黑。景德鎮出土的青花瓷也是如此。因而，從外觀上看，元代和洪武似乎用的是兩種青料。再看永樂青花，它的青花色調、繪畫風格，與元青

5





6 青花魚簍尊 明 宣德

7 青花雙龍紋高足碗 明 宣德

花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元青花畫風粗獷而凝重，永樂青花細膩輕雅，但萬變不離其宗，它們都是採用同樣的青料繪成的，這種進口的“蘇麻離青”，鐵鈷含量高、錳鈷含量低。而國產青料則含錳量高、含鐵量低。這種寶石藍的呈色，與低錳高鐵的含量有很大關係，當然，瓷器的燒成不完全決定於彩料，窯內的燒成溫度等原因也可能造成偏色，洪武青花用的應是同樣的進口料，但未能燒成理想的色澤，顯然與燒成溫度等有關。

永樂青花瓷器的發色普遍帶深藍色，這是一種最理想最符合官方要求的青花呈色，傳世品中所見的絕大多數永樂官窯青花呈此色調，也有少量青花呈色藍中偏灰或藍中見黑，除了燒成的原因外，不排除採用或摻入國產青料的可能性。

再從歷史情況看，永樂和宣德的官窯青花瓷不是後人炒作出來的，早在明代，永、宣官窯青花瓷就已令文人雅士傾倒，嘉靖、萬曆時期，許多人以

7





⑧ 青花花卉八角燭臺 明 宣德



⑨ 青花纏枝蓮紋碗 明 宣德

⑩ 青花花葉蓮瓣口碗 明 宣德

⑪ 青花雲龍紋碗 明 宣德

9

擁有永樂、宣德青花瓷器等名品為榮，以至售價猛增，如明人王世禎《觚不觚錄》中記載：“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價驟增十倍；官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凡談瓷者必提永樂、宣德、成化，而且列舉的品種中少不了青花瓷。據王世禎之弟王世懋《窺天外乘》中記述：“宋時瓷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窯次之，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駢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由於永樂、宣德兩朝瓷器還有書款與不書款的區別，因而古人對兩朝青花的評價有時不盡相同，因為永樂青花沒有款識，宣德青花絕大多數書寫“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或“宣德年製”四字款，因而人們對宣德青花評論得更多，對永樂青花評論相對較少，對永樂青花記述最詳細的是明末谷應泰《博物要覽》中提到的壓手杯，文中說：“壓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畫雙獅戲球，球內篆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四字，細若米粒，此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



10



11



12 青花纏枝蓮紋罐 明 宣德

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這種壓手杯，係永樂御器廠所燒，五十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陳萬里先生在該院庫房裏所藏清代雍正瓷器中找到了三件如谷應泰所述的作品，胎體較厚，外繪青花纏枝花紋，杯心分別為鴛鴦、花心，而且中間還有“永樂年製”四個篆字的壓手杯。由於這種杯體體積小、胎壁較厚，古人常以手壓之，故名壓手杯，精雅古樸，頗有韻味。對這種壓手杯，由於景德鎮御器廠舊址未見出土，因而有的學者對之存有懷疑態度，但不管如何，永樂朝曾燒造

這種壓手杯之事應是事實。

由於政局的漸趨穩定，以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永樂朝景德鎮御器廠經過持續的燒造和皇家對瓷器成品的高標準要求。青花瓷中出現了許多造型優美俊雅、紋飾秀麗疏朗、青料發色濃艷幽菁的精品，如梅瓶、玉壺春瓶、玉壺春式執壺、雙耳扁壺、長頸大扁壺、雙耳伊斯蘭花紋扁壺、深腹罐、蓋罐、雙繫小罐、蓋盂、盞托、爐、洗、直口碗、撇口碗、鷄心碗，還有各式大小盤，其中僅大盤就不下二十種，最大者直徑近69厘米。許多器型相同或

相近的作品有不同的紋飾，如梅瓶，有的通體繪纏枝蓮紋，有的繪雲龍紋，有的繪折枝花鳥紋，還有的繪纏枝牡丹或折枝花葉紋。1970年北京市石景山雍王墓出土的青花桃竹紋帶蓋梅瓶，造型規整豐腴，器腹繪桃花竹枝，十分精美，是一件少見的精品，現藏首都博物館。另外，上海博物館所藏纏枝花葉紋瓶，紋飾略顯暈散，也是難得的上品。還有玉壺春式執壺，雖屬傳統樣式，但與洪武同類器物相比已有較大變化，身體較胖，流也變得更粗更彎。其紋飾主要有兩類，一類繪纏枝牡丹

紋，一類繪折枝開光花葉紋。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器，器體四面均有開光，一繪折枝枇杷，一繪折枝桃實，製作十分精美。雙耳扁壺的傳世數量不多，上海博物館、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山茶紋扁壺堪稱妙品，在景德鎮御器廠舊址曾有同類器出土，但青花濃黑，紋飾模糊，顯然屬燒廢後丟棄窯場之器。長頸大扁壺亦如此，上海博物館、臺灣故宮博物院均有藏。南京博物院

所藏雲龍紋扁壺，器腹繪一條回首顧盼的蛟龍，製作精美，氣勢恢弘。至於雙耳伊斯蘭花紋扁壺，傳世有一定數量，這種作品，倣造西亞地區金屬製品製作，腹部繪輪花狀圖案，永樂、宣德都有製作，通常把無款者列為永樂朝製品。永樂作品中還有雲龍紋洗、金彩蓮荷紋碗、葡萄紋盤、纏枝花卉紋碗、器座等。雲龍紋洗體積不大，但製作極精，這類作品傳世較小。而蓮荷

紋碗造型並不突出，但難得的是以金彩為飾，這種作品傳世頗為稀少。

我們再從紋飾上看，永樂官窯青花紋飾大致可分為花卉、龍鳳、花鳥、人物四類，以花卉紋為最常見。圖案一般均較疏朗，常見的如纏枝蓮、纏枝牡丹、纏枝菊、折枝花葉等。器物周邊多有輔助紋，如碗、盤、瓶、罐的口沿、腹部通常飾一周輔紋，如：迴紋、波濤紋、如意頭紋、蕉葉紋、捲草紋、海



13 青花靈芝紋尊 明 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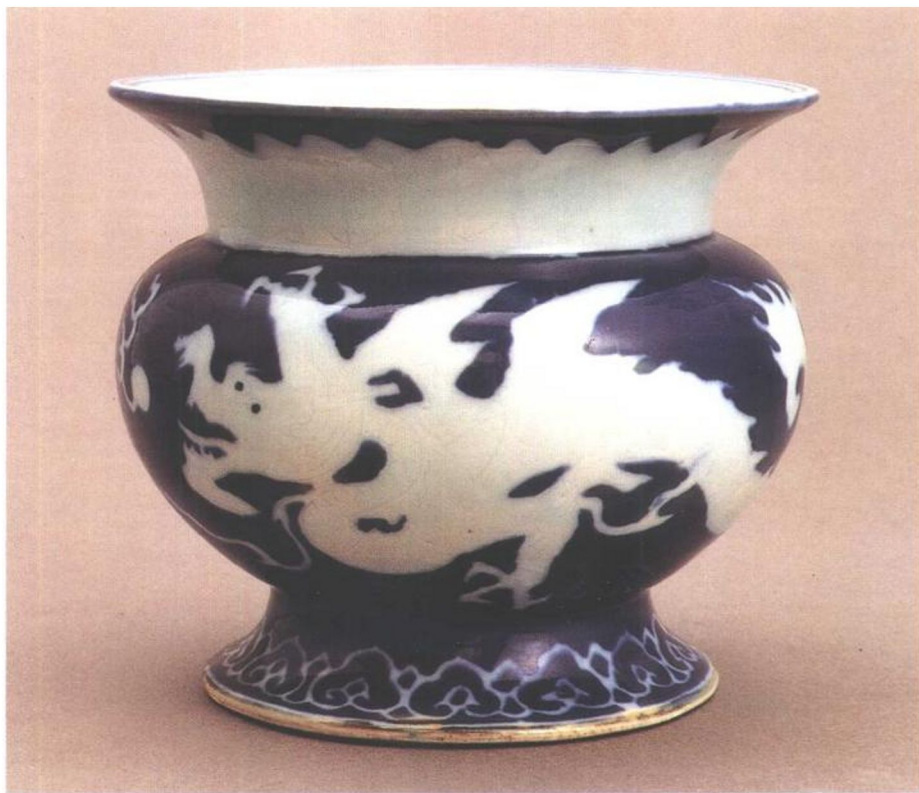
水紋等。主體紋樣中的部份花紋與前代不同，如纏枝蓮紋，花朵大而葉子較小。龍的形態也有了新的變化，身量從細長轉而變為較胖，龍爪有三爪、四爪，也有五爪。

從製作方面看，永樂青花製作遠較洪武青花講究，但不少方面仍保持着前朝遺風，如大盤底部不施釉，而小型器大多施釉。各類作品的修胎比洪武器胎更加光細潔淨，底足的製作也更為考究。永樂青花與洪武青花相同的是，洪武青花不書款，永樂青花也不書款，目前能見到的永樂有款器僅見壓手杯有“永樂年製”四字篆書款。

宣德時期的官窯青花瓷，由於大多數書有四字或六字朝代官款，因而面貌比永樂朝作品更為清晰，歷代文人對之論述尤詳，凡提到明代青花瓷器，世人多推宣德為第一，但由於永樂、宣德青花瓷器具有許多相同的特徵，因而這兩朝的作品在歷史上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難以區分，舊時國內古玩行業有“永宣不分家”之說。有人曾認為，青花瓷始燒於宣德，也有人認為，宣德作品更高於永樂作品。說法甚多，但幾乎一致認為宣德青花為歷代青花之冠。如明文震亨在《長物誌》中說宣德“紅花、青花者俱鮮艷奪目，堆垛可愛”。清朱琰《陶說》謂：“宣德青花用蘇泥泐青……故論青花，宣窯為最。”《南窯筆記》亦評論：“宣德青花，滲青為上。”藍浦《景德鎮陶錄》則總結：“宣窯，宣德間廠窯所燒，土赤、埴壤，質骨如硃砂，諸料悉精，青花最貴。”由於永樂青花器極少見有書款者，其真偽比宣德青花更難分辨，故現代的較多收藏家更願意收藏宣德有款作品，因為收藏這種有標誌性的作品可靠性更大，而其售價也更加高。

從實物看，宣德官窯青花瓷中確有許多比永樂朝更為完美的作品，宣德青花產品變形、青花色澤暈散現象已較永樂為少，傳世的作品幾乎色色俱精，因為絕大多數是在出廠時經過嚴格驗收後運往北京內廷的。據明正德《饒州府誌》記載，當時有一座鄱陽御器廠，在月波門外，這座不設於景德鎮而設於鄱陽縣內的“御器廠”，不是生產瓷器的御器廠，而是供御官瓷的質量檢驗所，大批燒成的作品在出廠後經過再檢驗，纔運往北京。

在今日世界各地的許多博物館、美術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藏有大批宣德青花瓷器，其數量遠遠超過永樂



14

青花瓷，其中收藏量最豐富的是臺灣故宮博物院，有兩千多件作品。1998年，該院舉辦了一個《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展出了202件宣德官窯瓷器，其中不同種類的青花瓷器竟有130多種（包括有些形制、紋飾大同小異的作品），是傳世宣德青花瓷中種類最為齊全的收藏機構。此外如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也十分豐富。另外，除國內一些大小博物館有收藏外，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和香港、臺灣

⑭ 四青地白龍紋唾壺 明 宣德

⑮ 青花折枝花葉紋葵口碗 明 宣德



15

等地區的公私博物館、美術館、私人藏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藏。私人收藏中，香港葛氏天民樓的收藏可能是最爲豐富的。據《大明會典》卷一九四記載：“宣德八年尚膳監題准，燒造龍鳳瓷器，差本官一員，關出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這是宣德後期的一次燒造記錄，宣德十年，這一朝代就結束了，所以，如此龐大的數量肯定難以完成，但在此以前的八年間，景德鎮官窯已經燒造了大量的瓷器作品。可以想像，宣德時期官窯青花瓷的燒造量是十分大的。

從傳世及出土實物看，宣德官窯青花瓷的品種非常豐富，造型較爲別致的如大天球瓶、梅瓶、扁壺、鏤空花薰、僧帽壺、燈、豆、漏斗、尊、洗、折方瓶、三足爐、鳥食缸、鳥食瓶、硯滴等，還有高足碗、蓋碗、鉢等，至於盤、碗類產品那就更爲豐富了，大中小各式均有，有厚胎的，也有薄胎器。所見罐類製品至少有十餘種，瓶類製品也多種多樣，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外來形式的作品，這些作品，絕大多數做西亞伊斯

蘭地區的金屬製品，早在永樂時期，這種伊斯蘭風格的青花器就有較多燒造，宣德時期燒造得更多。其形制有執壺、花澆、燭臺、葫蘆形扁壺、卧壺、折沿盆、魚簍尊等。其形式的多樣化也是前所未見的。

再從紋飾方面看，宣德青花主要採用兩種裝飾，一是花卉果實紋，一爲龍鳳紋。花卉紋主要以纏枝蓮、牡丹、花果、葡萄爲主，也有一部份是折枝花紋，如折枝花卉、花果等，纏枝花紋似多於折枝花紋。龍鳳紋中以雲龍、海水行龍、團龍、蓮龍等多種龍紋爲主，鳳紋除龍鳳合璧外還有雙鳳紋。此外還有獅球、海獸、竹石芭蕉、蓮池水禽、歲寒三友、八吉祥等紋飾，另外還有少量人物圖，以繪亭園仕女、嬰戲爲主，這種圖案的作品以前所見不多，且多分散，此次臺灣故宮展出的宣德青花瓷器中有八件人物圖碗、五件人物圖盤、兩件人物圖高足碗，可見宣德青花瓷器中，人物題材有較多表現。這種題材作品的名貴程度是不問而知的。

在宣德青花瓷品種中，魚簍尊、燭臺是做伊斯蘭風格的作品，它們與14

世紀西亞的黃銅製品形制基本相同。回青地白龍唾壺，與傳統青花的繪畫手法不同，具有藍地白花的工藝特點，此壺爲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精品。青花雲龍碗、折枝花果紋葵口碗、纏枝蓮紋碗，祇是數十種宣德青花碗中的三種形式，這三件作品，製作均十分精美，尤其是雲龍紋碗傳世少見，頗爲珍貴。花果紋大盤、枇杷綬帶鳥紋盤和纏枝花紋折沿盤也是代表宣德青花盤中的三種風格，花果紋盤，形體碩大，口徑在58厘米以上，所繪圖案在永、宣大盤中亦屬少見，如此大盤的製作，反映了景德鎮官窯製瓷的高超水平。現藏首都博物館的青花靈芝紋尊，造型別致，青花色澤濃艷，這種形制作品後世有許多倣作，以清初雍正倣者爲最佳。值得指出的是，此尊1972年出土於北京市海澱區上口大隊，顯然爲達貴顯宦生前珍藏之物。另外，蘇州文物商店藏有的一件纏枝牡丹紋蟋蟀罐，這種作品傳世也十分稀少，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宣德皇帝非常喜歡鬥蟋蟀，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述，宣宗帝“最嫻此戲，曾秘詔蘇州知府況鍾進



⑬ 青花花果紋盤 明 宣德



17 青花梅瓶 明 宣德

八千個，一時語云：促織（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80年代以來，景德鎮御器廠舊址出土了許多宣德時期製作的青花蟋蟀罐，均為殘器，但極有研究價值，說明當時皇帝喜歡鬥蟋蟀，因而大量製作此類製品。但在傳世品中這類作品很難見到。

宣德以後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被後人稱之為景德鎮官窯製瓷的“黑暗時期”。由於這三朝官窯瓷器均不見書款者，因而後人對這三朝製瓷面貌認識模糊。這一時期的作品，有的被劃入宣德產品，有的歸於成化燒造，這實在是委屈了這三朝的佳品和那些身懷絕技的製瓷匠師。由於所製產品不書款，這三朝的匠師勞而無功，確乎有些不公平，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即使在流行書款的宣德和其他朝代，那些身手不凡的匠師也祇能充當無名英雄。時至今日，人們仍難區分這三朝的作品，一般研究者祇能根據各時代的產品特徵，從中尋找屬於這三朝燒造的作品。80年代，景德鎮陶瓷研究人員在當地的珠山找到了三朝官窯瓷的燒造遺存，出土了大量瓷片，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物中有大量青花龍缸瓷片，現已復原了好多件。1995年，作者在上海博物館文物庫房內找到一件

數十年前上海一位收藏家捐贈的青花大龍缸，這件龍缸體積龐大，外繪兩條五爪蛟龍，四周佈滿祥雲，造型規整，氣勢恢弘，是傳世中國古代瓷器中最大的作品。這件作品燒成於15世紀，與景德鎮出土的龍缸碎片應屬同類製品。這件大龍缸的傳世和景德鎮龍缸的出土證實了正統朝文獻中一些記載的正確性。永樂十九年，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在一次火災中被焚毀，正統四年開始重建，正統六年，三大殿建成，其時，朝廷“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為有豐，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貨誌》的這段記載反映了當時這批龍缸的燒造情況，但傳世實物中一直未發現完整器，現在找到的這件大龍缸應該就是文獻中的“青龍白地花缸”了。

在傳世實物中，有一些應屬這三朝官窯燒造的青花瓷器，如香港葛氏天民樓和美國西雅圖博物館所藏的兩件仙山樓閣圖菊瓣式碗應為這一時期的出品。另外還有一種過去被看成正德時期燒造的嬰戲圖碗，可能也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種作品製作精細、青花色澤鮮麗，底部不書款，此類器物，上海博物館藏有多件。還有一種

青花獅球紋盤，與宣德青花瓷風格迥異，可能就是這一時期的官窯器，大盤內外繪雄獅十隻，作奔走、戲球狀，神態生動活潑。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尤其是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好多件具有這三朝風格的青花瓷，海內外的一些博物館、美術館裏，亦可找到一些燒成於正統、景泰或天順時期的官窯青花器。現藏於湖北省文物總店的一件雲龍紋梅瓶和鳳紋梅瓶，器形大同小異，但紋飾不同，應是同時期的一對精美瓷瓶，兩件作品均具有正統朝青花瓷的基本特徵，十分難得。

景德鎮明代御器廠舊址遺存中有許多洪武、永樂、宣德等朝的瓷片堆積，也發現有少量屬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燒造的瓷器，現確認為正統地層出土的復原瓷器有纏枝花卉紋四稜雙耳瓶、九龍紋直壁碗、海濤紋侈口碗、纏枝蓮托八吉祥紋碗、海濤白龍紋盤、瑞獸蓮池紋盤、海馬紋四鋪首器座、海濤紋靶杯，還有一種為青花斗彩蓮池鴛鴦紋碗。

由於這三朝不書款識，因而難以找到更多的官窯青花器，但這三朝的民窯青花器卻有較多發現，隨着研究的深入，世人已對三朝民窯青花越來越熟悉，發現量也越來越大。可以認

18 青花菊花紋大碟 明 宣德





①⁹ 青花纏枝蓮瓣紋蓋缸 明 宣德

為，明早期的景德鎮民窯瓷的燒造面貌依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清楚認識的一點是，這時期的民窯以燒造青花瓷為主。根據目前的研究，大致可區分明代各朝（或各時期）的青花產品。

洪武時期民窯青花瓷中有書寫福字草書的碗，也有的產品畫雲氣紋、花卉紋等，產品製作質量差，青料為國產料，呈色灰暗。造型多為盤、碗類，以折腰盤和墩子式碗為多。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民窯製作有較大進步，出現了一些高質量的青花瓷器，最突出的作品如上海博物館所藏青花琴棋書畫圖大罐、南京博物院所藏青花羣仙祝壽圖大罐等。這類瓷器採用國產青料繪彩，燒成產品色澤藍中偏灰，但製作較精細，青花筆繪也十分流暢。日用盤、碗類製品製作依然較粗，有的繪高士圖或雲氣紋，還有月影梅等紋樣，也有的書“福”、“壽”文字。

在傳世及大量出土物中，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民窯青花瓷有着較鮮明的時代特徵，由於國內發現了不少紀年墓出土瓷器，因而這時期產品的時代脈絡便較為清楚了，當然，與所有朝代產品一樣，前朝影響後朝，後朝承襲前朝，如一件青花纏枝蓮瓣紋蓋罐，為江西省新建縣明正統二年朱盤棊墓出土，此器有着宣德民窯青花瓷遺風，同類產品共出土了五件，是區分時代的標準器。另外，在南京牛首山弘覺寺正統七年塔基出土的四件青花瓜稜罐、景德鎮景泰四年嚴昇墓和景泰七年舒母袁龍禎墓出土的青花、釉裏紅瓷器等十六件產品，對我們今天研究這一空白時期的燒造，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這時期的產品造型，除了各式罐和盤、碗類製品外，還有瓶、爐、鉢、壺等。瓶的造型以雙耳瓶最具特色，再如景泰四年墓出土的月牙耳瓶，代表了景泰瓷器的風格，這種形制的殘器，曾在御器廠舊址發現，證明了官窯青花也有這種造型。還有一些雙耳瓶如雙象耳、雙方耳、雙獸耳瓶等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還有一種鉢，也是這時期較多製作的，如青花雲氣紋鉢最典型的，外壁通常繪雲氣紋（這種雲氣紋，日本學者謂之“雲堂手”），有的作品繪纏枝蓮紋，也有的繪人物圖。

從青料方面看，這三朝民窯青花瓷主要採用國產青料，它們應當就是江西地區的“土青”。前期產品，青花色澤青藍中帶黑者較多，後期的產品有恬淡雅致的傾向。這三朝青花的紋

飾，前期常見圖案滿密的纏枝花卉紋，但後期出現了許多佈局疏朗簡疏潦草的產品。從圖案看，以纏枝蓮紋為多，有折枝牡丹、折枝花草、雲氣紋，還有犀牛、麒麟、雙獅戲球、花蝶、蓮池鴛鴦、魚藻、松竹梅、嬰戲圖等。此外，書梵文或福壽字的產品也有較多製作。

②① 青花鳳紋梅瓶 明 正統

